

# 一九七九年——歐洲婦女政治年

蘇秀法

一九七九年，歐洲三名傑出婦女脫穎而出。這三名傑出婦女中，一人出任首相，一人出任總理，一人出任九國議會主席。在歐洲，這是件劃時代和創紀錄的大事，所以有人說，一九七九年是歐洲婦女政治年。

這三名歐洲傑出婦女是：英國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歐洲第一位女性政府首長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葡萄牙第一位女總理也是歐洲第二名女性政府首長瑪麗亞賓坦西歌女士，和總部設在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九國歐洲議會議長法籍西蒙娜魏伊夫人。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葡萄牙總理賓坦西歌女士都是出生在其本國首都不遠的城鎮，又都是攻讀化學的，算是無獨有偶的雙重巧合。

她們三個人的共同點是：都在一九二〇年代出生，青少年時代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殘酷和苦難的日子，都受過高深教育，而且都在一九七九年躍登政治頂峯。她們三個人都具備適合從事政治活動的各種必要條件，如遠大抱負，勤奮苦幹，沉着冷靜，以及處理複雜問題時的週詳考慮和敏快決定。當然，她們之所以能夠出人頭地，客觀機運的翩然適時降臨，自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但三個人的出身，家庭背景和奮鬥歷程則不盡相同。

##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rs.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英國下議院以三百一十一票對三百十票通過了保守黨提出的對工黨政府「不信任投票案」，結果以一票的多數結束了歷時近三年的賈拉罕工黨政府的壽命。

第二天，三月二十九日，賈拉罕覲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提出內閣總辭，決定於四月七日解散國會，五月三日舉行大選。

大選結果，保守黨在下院獲得三百三十九席，比過半數的三百十八席還多出二十一席（大選之前，保守黨在下院僅二百七十六席）。在如此堅強的基礎上，如果中途不發生特別意外，保守黨將穩固執政五年。柴契爾夫人表示，這次大選使大英帝國免於

左傾，免於貧困，尤其對其他民主國家的保守黨派發生一種激勵作用。

英國保守黨的勝利，確實給歐洲其他民主國家保守黨派一個很好的「示範」。從英國大選以後，五月下旬的德國總統選舉，六月的盧森堡大選和歐洲議會的直接普選，九月間的瑞典大選和挪威的地方選舉，十月間的丹麥大選，以及十二月的葡萄牙大選，各國保守黨派勢力都普遍抬頭，與上次大選比較，其獲票的百分比以及在國會中贏得的席次，幾乎都佔優勢。

歐洲保守黨派的抬頭，必將影響到今後歐洲政治風向。在戰後左傾勢力囂張，不講原則，祇重現實的國際社會中，顯出一種警醒的提示。

柴契爾夫人一九二五年出生於距倫敦北方一百六十公里的格蘭姆村。父親是商人，經營雜貨生意，也曾擔任當地地方議員。這位雜貨商人的女兒在當地受完中學教育後，進入著名的牛津大學。英國政界聞人多出身牛津，但柴契爾夫人攻讀的却是化學，她先後獲得理學士和文學碩士的學位。在課外活動上，她一度被選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學生聯合會主席，這個職位是她嚐試政治趣味的起點，也是導引她後來踏入實際政治的一個潛在推動力。

牛津大學畢業後，柴契爾夫人在一家工廠擔任化學研究工作，暇時，努力修讀法律。

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柴契爾夫人開始對實際政治躍躍欲試，但兩次參加倫敦東南區國會議員競選，都告失敗。稍後，柴契爾夫人和丹尼斯柴契爾結婚，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婚姻，但為丹尼斯的第二次婚姻。

一九五三年是柴契爾夫人幸運的一年，在那一年三個月時間之內，雙喜臨門。除了產下一對雙胞胎男嬰外，同時還通過了律師考試，取得執業律師的資格。

到了一九五九年，當柴契爾夫人三十四歲的時候，這位隸屬保守黨的年輕黨員，政治好運當頭，終於選上代表北倫敦芬契萊區的國會議員，從此青云直上。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出任保守黨政府主管教育、科學事務的內閣閣員。

一九七五年二月，在保守黨一次競爭激烈的黨內選舉中，柴契爾夫人擊敗了英國首相桑斯，一躍而登上保守黨黨魁的寶座。柴契爾夫人的成功，得力於她父親的教誨，她在回憶中敘述：「父親不時灌輸我一些英國人具有的基本美德，如勤奮工作，節儉和堅強的獨立能力」。

這位英國首相是一個典型的英國女性，具有優美風度和高貴氣質。但她所領導的保守黨却是一個保守性極強的紳士政黨，在歷史上對女權運動從不熱心，奇怪的是他們却擁戴一個女性黨魁；而偏偏這位女性黨魁現在又是大英帝國的首相，真是一種矛盾和諷刺。

在深受父親影響的柴契爾夫人領導下，保守黨的面貌發生急劇變化，原是中間偏右的，現在逐漸轉變為一個純右傾的政黨。儘管英國工會勢力飛揚拔扈，但柴契爾夫人的樸素形象在英國各階層人士中，到處受到尊重和敬愛。

當然，即使在保守黨內，反對她的也大有人在，批評的人認為她的個人主義色彩過份濃厚。但柴契爾夫人給予她工作夥伴的照顧和愛護可形容為「無微不至」，特別是對那些敢向官僚主義、罷工、泛濫的工會勢力和移民問題挑戰的人，她都挺身而出，充任保護人和支持者。

金髮的柴契爾夫人善於詞令，她在指責工黨政府的社會主義和攻擊蘇俄的共產主義時，鋒利逼人，所以被蘇俄稱為「鐵蝴蝶」或「鐵娘子」。

就是因為她有強烈的反蘇立場，正投中共進行國際統戰政策的所好，柴契爾夫人曾應邀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前往中國大陸訪問。果如中共所願，她在李先念歡迎晚宴上發表了反對蘇俄軍事擴張的演說，但在遣詞用字上比在英國國內演講時溫和。如從另一個角度——從英國保守黨角度來說，柴契爾夫人之訪問中國大陸，目的在提高個人聲望，增添大選的「政治籌碼」，也毋寧說是保守黨在國際舞臺上先來一次綵排。擅於運用外交技巧的英國人，任何一個步驟都脫離不了自身利益的考慮。

引發保守黨向國會提出對工黨政府「不信任投票案」的導火線，是賈拉罕政府地方分權法案遭到蘇格蘭人和威爾斯人拒絕所引起。保守黨把握工黨政府威信受到嚴重打擊的關鍵時刻，迅速聯合其他反對黨派，一舉擊倒工黨政府，不能不說是柴契爾夫人發揮領導才能的充分證明。

論及柴契爾夫人之能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並且逐步攀上頂峯的原因時，不能忘記她不但沒有家庭的後顧之憂，而且還不時受到丈夫丹尼斯柴契爾的鼓勵和全力支持，否則恐難有今日的成就。

### 葡萄牙總理賓姐西歌 (Ms. Maria de Lourde Pintassilgo)

葡萄牙是西歐工業科技最落後經濟最貧窮的國家，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目不識丁，文盲之多為歐洲國家少見。獨裁制度統治了半個世紀，婦女根本沒有社會地位可言。葡萄牙總理賓姐西歌女士生長的環境和在自由民主政體下成長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以及九國歐洲議會法籍議長魏伊夫人截然不同。

賓姐西歌一九二九年出生，未婚。她是一個女權運動者，曾堅持將男女權利平等明訂在一九七四年革命後的憲法條文之中。她也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曾任宗教和平運動暨天主教大學青年會主席，被稱為「天主教的鬥士」和「純社會民主的倡導者」。在革命前的薩拉查獨裁政權時代，她已是一個重要金融和工業集團負責人，同時以敢言著稱，曾對當時很多措施公開表示強烈不滿。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發生革命，一九七五年國內左派勢力囂張，外交上又極度親近蘇俄集團。當時的美國國務卿

季辛吉亦認爲「大勢已去」，西方國家祇有眼睜睜看着葡萄牙成爲「歐洲的古巴」而無可奈何，直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葡萄牙的左傾局勢始由現任總統亦即當時的陸軍參謀長伊亞涅斯(Ramalho Eanes)扭轉過來。

革命後，賓姐西歌曾先後出任過三個臨時政府的政務委員和社會部長。在政治立場上她自稱是獨立派人士，不屬於任何黨派，也否認與任何政黨有任何關係，但在政治改革上仍被視爲一個「溫和的左派」。當去年七月十九日接受葡總統伊亞涅斯任命籌組新政府以替代六月初辭職的「非政黨技術專家政府」時，賓姐西歌適任葡萄牙駐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大使級代表。

賓姐西歌的政府八月一日組成，是一九七四年葡萄牙革命後第十一屆政府。以行憲後的政府排列，則爲第五屆行憲政府，從類別上分，是第三屆非政黨技術專家政府，主要任務在爲十二月二日舉行的提前大選作準備工作，所以在性質上又是「看守政府」。

一九七四年葡萄牙革命是一次軍人發動的革命。軍人爲確保革命成果及監督政府施政，設有革命委員會，委員十八人，由總統、三軍參謀長及陸、海、空三軍軍官組成，總統伊亞涅斯爲革命委員會主席。革命委員會可向總統提名總理人選備供圈選。賓姐西歌之能受命組閣，就是得自革命委員會中激進委員的支持。同時，由於具備這樣的政治背景，也可避免國會中社會黨和葡共的杯葛，兩黨對賓姐西歌的任命沒有表示反對。但右派的民主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中心則聲明採取保留立場，認爲賓姐西歌出任總理，係由革命委員會提名，經總統核准任命，旨在維繫「總統制」和「軍人政治」，不能保證政治的「中立性和獨立性」。

所謂「軍人政治」當然是指革命委員會的存在時間和龐大權力問題。根據規定，葡萄牙革命委員會應在本屆大選後解散。(現在提前舉行的大選已經過去，獲勝的民主聯盟黨黨魁卡納羅(Francisco Sa Carneiro)和總統伊亞涅斯的關係原已不太融洽，而卡納羅對「軍人政治」又嘖有煩言。葡萄牙中間偏右人士認爲一九七六年的憲法太多社會主義色彩，早有進行修憲的打算)。

賓姐西歌受命組閣十一天之後即八月一日，新政府組成，閣員共十六人，其中有前內閣外交、國防等四部部長留任。自一八五二年葡女王瑪麗二世以來，賓姐西歌是葡萄牙歷史上第一位出掌政權的女性政府首長，也是一九七九年歐洲出現的第二位女總理。

這位葡萄牙女總理爲人平易，個性樂觀，說話直言無諱，其坦白的程度常常令朋友吃驚，也使政敵惱怒。但她臉上常露笑容，恰與葡萄牙總統伊亞涅斯冰霜面孔構成鮮明的對比。

賓姐西歌出任總理前曾擔任葡萄牙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級代表有四年之久，並曾在一九七一年及一九七二年在葡萄牙代表團顧問名義兩度出席聯合國大會，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瞭解世界情勢的人物，具有比較開明的思想。但她面臨的却是一個政治不穩定、經濟惡化、工潮起伏和社會動盪的國家，雙肩負荷着一個沉重的包袱。

在一九七四年革命前，葡萄牙法律明定「婦女爲第二等公民」。薩拉查憲法上說：「除婦女外，人人平等」。葡萄牙民法亦

稱：「丈夫乃一家之主，有權決定並處理一切有關婚姻生活的事項」。

革命後的一九七六年憲法，特別規定了婦女的權利，承認丈夫和妻子對子女負有相同的責任和男女兩性在就業機會上的平等。同時，葡萄牙民法也作了大幅修訂，承認婚姻的締結繫於平等基礎之上。夫或妻任何一方均有權處理屬於自己的財產，並得合作處理屬於兩人之共同財產，也承認私生子女的合法地位。

葡萄牙婦女儘管在法律上是享受平等權利了，但由於歷史的負累，從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實上的完全平等，仍有一段很長很長的道路。

## 九國歐洲議會議長魏伊夫人 (Mrs. Simone Veil)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國衛生暨社會福利部長西蒙娜魏伊夫人當選九國歐洲議會議長。有人說，一九八一年法國總統選舉，如果季斯卡蟬聯，她很可能成爲法國總理候選人之一。

西蒙娜魏伊夫人出生於一九二七年，是一個法國籍的猶太人。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她十七歲的時候，全家被納粹德國從法國放逐波蘭，囚禁在以殘殺著名的奧斯維茲 (Auschwitz) 集中營。不久戰爭結束，她倖免劫難，一個人孤苦零仃地從波蘭返回法國。

少女西蒙娜大難未死，但手臂上却被納粹黨刺上號碼，成爲永難磨滅的符號。萬劫歸來後，她把全力放在學業上，終能考進著名的巴黎政治學校，攻讀法律。一九四六年和同學安東尼魏伊 (Antoine Veil) 結婚，介紹人是安東尼的姐姐，也就是和西蒙娜同時被囚在波蘭的另一法國籍猶太後裔。

在法國，如果一個人對權力懷有野心，又希望爬到高峯的話，在傳統上任職政府文官部門是一條可靠的路徑，所以這對年青夫婦都以出任政府文官爲終身事業。在英國則要透過政黨功能的運用才能接近權力中心。所以法國的魏伊夫人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兩人奮鬥的成功史却是經過各自不同的歷程。

魏伊夫人二十九歲時任法官，不久改調司法部助理檢察官。嗣後二十年中，步步晉升，最後出任高等法院秘書長，受她監督的法官有二千七百人。

雖然魏伊夫人祇平平穩穩地服務政府文官部門，從不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但却聞名於巴黎社交界。

一九七四年，季斯卡當選法國總統，魏伊夫人出任衛生暨社會福利部長，一夜之間成爲法國全國性的新聞人物。魏伊夫人在法國衛生暨社會福利部長任內，全力推動兩件大事，一是有系統地推動勸導「不吸煙運動」，一是向國會提出墮胎合法化法案。



「不吸煙運動」首先得到由總統季斯卡主持的內閣會議支持，決定每星期三舉行的內閣會議桌上不再放置香煙，以及出席內閣會議人員在會議進行中不得吸煙，藉以作爲對全國一種示範性的倡導。

魏伊夫人在衛生部長任內，亦曾努力於一項墮胎法案的制度，使墮胎在法國合法化。法國社會雖然自由開放，但却是天主教國家，天主教教義和墮胎不能相容，反對這項法案的大有人在。魏伊夫人敢於提出墮胎法案，雖迎合今天世界潮流，但對他個人在法國的政治前途却是一種冒險。根據資料，最近很多年來，法國每年約有二十五萬件墮胎案件，其中十五萬件是辦過登記手續，十萬件是未經登記的。一九七四年魏伊夫人提出墮胎法案後，國會通過以五年爲自由墮胎的實驗日期，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卅日。經過四天激烈的辯論，國會終以二百七十票對二百零一票及十票棄權通過這項墮胎法案爲永久性法律。法國天主教的主教們嚴詞譴責這項法案，稱之爲「一件嚴重錯誤的社會罪惡和死亡法案」。但這項法案的通過，對魏伊夫人來說，打贏了她個人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仗；同時，季斯卡有意藉墮胎法案的提出，以塑造他的政府是一個開明政府的目的也達到了。

魏伊夫人黑髮、淺綠色眼睛，爲人和藹可親，她和摩納哥王妃葛麗絲凱莉常常是法國雜誌「時人專訪」的訪問對象。她在答覆詢問時，從不用艱深晦澀的政治術語，而是以閒話家常的方式娓娓而談。

由於魏伊夫人在法國國內極孚人望，一九七九年六月，九國歐洲議會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直接普選時，她領導總統季斯卡的法國民主聯合黨出面競選，這也是她第一次和實際政治正面接觸。選舉結果法國民主聯盟黨以百分之二十七點六的選票獲得二十五席，壓倒社會黨百分之二十三點六的二十二席，共產黨百分之二十點六的十九席，戴高樂黨百分之十六點三的十五席。法國採比例選舉制，其他各小政黨雖共獲百分之十一點九的選民支持，但沒有席次。法國民主聯合黨竟以壓倒優勢領先其他各黨，創下法國選舉史上的紀錄。

七月十七日，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九國歐洲議會議長選舉中，魏伊夫人事先即獲得西德基民黨、英國保守黨、比利時和荷蘭自由黨全力支持承諾。但英國的支持魏伊夫人是有條件的，即換取法國和西德同意英國出任歐洲議會農業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負責處理爭執最激烈的共同農業問題，而英國希望加以改組。儘管歐洲議會各個委員會沒有實際權力，但可在審核政策性提案時表示意見。義大利基民黨雖反對魏伊夫人的墮胎政策，也同意支持她競選議長。法國戴高樂黨是參加季斯卡政府四個政黨之一，但在法國國內選舉中，和魏伊夫人領導的法國民主聯合黨處於敵對地位，對魏伊夫人政策曾於抨擊，故在歐洲九國議會議長選舉中，直到第二回合投票時才對她投贊成票。

在第一回合投票時，魏伊夫人以八票之差未能立即當選，被迫參加第二回合投票，結果在三百七十七票中獲得一百九十三票，超過半數三票，順利當選，任期五年。這個九國歐洲議會是右派、中間派和自由派控制二百零九席多數的議會，使社會主義政黨垂延的議長寶座，好夢成空。九國歐洲議會終於選出這位飽受納粹主義非人道虐待的受害人爲直接普選後的議長，正象徵着歐

洲各國已經認識到和解的重要，應該忘記過去彼此間種種不愉快的記憶。

魏伊夫人所面臨的九國歐洲議會，需要她發揮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藝術才能應付。議會共有議員四百十人，英、法、德、義四大國各分配八十一席，荷蘭二十五席，比利時二十四席，丹麥十六席，愛爾蘭十五席，盧森堡六席。議員中有十名曾經出任總理，很多前任及現任部長，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富有經驗的政客和政治家，像義共頭子柏林格（Eurico Berlinguer），法國戴高樂黨主席席拉克（Jacques Chirac），法國社會黨黨魁米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等。女性議員人數共六十五人，佔全體議員百分之十五，多為其本國國會議員。其中九人自稱為家庭主婦，若干人為熱心的女權運動者。六十五名女議員中有三十四人屬左派政黨。此外，議員中有五十四人是律師，五十三人是企業家，四十三名記者，二十二名農人，公務員三十四人，教師二十三人，講師及教授二十六人，手工藝工人及工會人員二十七人。

魏伊夫人現有子女三人，夫婿安東尼魏伊現任法國空運聯合公司UTA總經理。這家航空公司專飛法國及其前非洲殖民地國家間的航線，是一個規模龐大的企業組織。

魏伊夫人和英國柴契爾夫人一樣，有一個和諧快樂的家庭，沒有後顧之憂，可全心全力忙於她的事業。

一九七九年歐洲政壇幾乎同時出現了三名女政治家，分析其中原因，實由於柴契爾夫人擊敗工黨躍登英國首相寶座開始，蔚成風氣。法國魏伊夫人之當選九國歐洲議會議長，和葡萄牙賓姐西歌之被任命組閣，可以說或多或少是受了英國的影響。保守派在西歐以及北歐各國普遍抬頭，也可說是柴契爾夫人領導之保守黨在大選獲勝後帶來的另一個衝擊。

## 瑞典王位女性繼承人

瑞典國會於去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通過修改憲法，明訂女性得為王位繼承人。瑞典自立國以來，都以王室「第一個出生的男性為王位繼承人」，經過修改後的憲法條文刪除「男性」一詞，成為「第一個出生的為王位繼承人」，打破祇有男性可以繼承王位的傳統，賦予女性繼承王位的權利。

這項修改後的憲法條款已於今（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零時生效。換句話說，去年（一九七九年）除夕之夜——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鐘聲響起的時候，剛滿七個半月的瑞典王儲卡爾·菲力普王子（Prince Carl Philip）喪失了王位繼承人的資格。他的姐姐，現年三歲的維多利亞公主（Princess Victoria）成為瑞典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王位繼承人，也將是瑞典歷史上第一位女王。

當今瑞典國王格斯道夫（Carl Gustaf）排行第五，也是老公，却是王室唯一的男孩。當他父王飛機失事逝世時，年僅一歲，成為王位的當然繼承人。他的四個姐姐又受當時憲法規定的限制，不能繼承王位。如果這位稚齡王儲不幸夭折，瑞典即成為一

個沒有國王的國家，因此，修改憲法有關王位繼承條文，開始萌芽。一九七六年，非社會主義政黨大選獲勝執政後，女性繼承瑞典王位的構想才告具體化，並積極付諸行動。但當時國會辯論這個法案並通過送交專案小組進行研究的時候，完全得力於一名社會民主黨女議員的支持。這位左派女議員違背了她所屬政黨的指示，投下了決定性的贊成一票。同時，也向全國女權運動作了一個象徵性的姿態，使這個構想向前跨了一大步。因為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在原則上都是反王室的，任何有關王室永久性的立法，他們都全力加以反對。

所以女性繼承王位權利的構想，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長達四十四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七六年）執政期間，等於遭到了封殺。

負責研究王位繼承人問題的專案小組經研究後做出女性可以繼承王位的結論。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旬送經國會通過，成爲永久性法律。

這也是一九七九年歐洲婦女政治年的一件大事。

參考資料：

- 一、"Promoting non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une, 1979, V. 23, No. 2.
- 二、"Woman named to form Portugal regime,"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19, 1979.
- 三、"Le Chef de l'Etat a chargé Mme Pintassilgo de former le gouvernement de gestion," *le Monde*, le 21 juillet 1979.
- 四、"Portugal designate Ms. Pintassilgo as its first Woman Premier," *Associated Press News*, July 19, 1979, from Lisbon.
- 五、"Miss Pintassilgo forms Portugal's new cabinet," *Associated Press News*, July 31, 1979, from Lisbon.
- 六、*AFP news analyse*, Dec. 3, 1979, from Lisbon.
- 七、"French Assembly votes to keep abortion law," *I.H.T.*, 1—2 Dec., 1979
- 八、"And So, Victoria," *The Economist*, Nov. 17, 1979.
- 九、"Veil elected President of EEC Parliament" *I.H.T.*, July 18, 1979.
- 十、"Europe goes to the Polls,"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4, 1979.
- 十一、"Portugal, the fourth Maria," *The Economist*, July 28, 1979.
- 十二、"It's Women's year in European politic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8, 1979
- 十三、六十八年八月十六日臺北〔中央日報〕抽文「葡萄牙女總理賓妲西歌」。
- 十四、六十八年八月十六日臺北〔大華晚報〕抽文「歐洲議會新議長魏伊夫人」。
- 十五、〔問題與研究〕第十八卷第九期抽文「歐洲議會的今天和明天」。